

梁宗岱在培正中學

轉載自 南方都市報 - 副刊 文 / 劉志俠 盧嵐



三年前回國的時候，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梁宗岱紀念室查閱文獻，見到徐真華校長和李敬平校史館長，談起梁宗岱培正中學時期的佚文，獲告知校方十分重視，多年前已派人到培正中學和各大圖書館搜索，但不得要領。半年之後，我們開始整理梁宗岱早年佚文，發現附帶收集到的海內外文獻相當豐富，值得讓更多有心人分享，於是產生了撰寫傳記《青年梁宗岱》的念頭。培正中學是不可或缺的章節，手上的資料卻相對薄弱。能夠參考的書籍只有已出版的三種傳記：張瑞龍《詩人梁宗岱》、甘少蘇《宗岱和我》和黃建華、趙守仁《梁宗岱傳》，都以同班同學吳耀明的口述回憶衍寫而成，其中有些小故事十分生動，流傳甚廣。然而缺乏同時代文獻的佐證，不宜寫入作為實史的傳記。

我們決定另辟途徑，從頭搜集資料，重組這段歷史。經過多方努力，碰過大大小小釘子後，把目標集中到中山圖書館。正要著手，偏又遇到該館搬遷，重開無期。正在束手無策之際，得到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鄭振偉的慨助，他曾研究澳門培正中學校史，旁及廣州培正中學，他主動寄來梁宗岱的五篇佚文，以及一批珍貴的同時代文獻。到了去年，又得到廣外圖書館伍方婁館長整理的另一批佚文，其中八篇是培正時期作品。我們也趁回國開會機會，到過重開的中山圖書館盤桓，找到更多文獻。現在《青年梁宗岱》一書已經完成，近期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印行，培正時期在十六章中占了兩章，大量引用新發現的文獻原文，重現中學時期梁宗岱的真正形象。

李寶榮老師

梁宗岱天資過人，但他求學時期每一階段的起步，都比別人慢半步，他的年齡不會小於同班同學，只會更年長，稱為“神童”並不恰當。可是他每一回都能後來居上，這不是天官賜福，而是勤奮好學的結果。他在地處僻壤的廣西百色小城讀小學，1917年回到出生地新會，進入縣立中學。一年後投考培正學校中學部（1928年更名培正中學）。錄取後仍要從一年級讀起，等於降級一年。不僅如此，“培正系教會學校，小學五年級即開始讀英文（按：當時小學七年制，中學四年制）。我不懂英文，只得降級讀英文專修科一年才勉強於1919年升上中學”（梁宗岱《我的簡史》），等於降級兩年。

這對他非但不是挫折，相反地，他離開鄉下，進入廣東文化經濟中心廣州，離開祖母膝下，進入培正這個大家庭，到達他的文學創作起點。他正處於“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的年紀，五年時間，這個滿身野氣的鄉下小子蛻變為一個現代青年，脫下長袍，穿上西服，頸系領帶，眼戴圓框眼鏡，風度高雅。他的文學才能也在這個時期“銀瓶乍破水漿迸”，從校刊這個練武場出發，一口氣沖到全國性文學雜誌，一路無阻，一篇又一篇的詩文陸續面世。當他畢業離開培正時，已經在中國新詩園地開闢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為廣東省第一本新詩集的作者。

這一切和培正關係至大，這家學校的校訓“至善至正”，不提讀書，只強調道德品質，教育目標是“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均衡發展”。在1927年收回教會辦學權之前，培正採用美國教育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教學環境和師資。那時期的老師都是教徒，具有奉獻精神，視學生為子弟。他們的學歷特別高，梁宗岱畢業那年有八位教員：法學碩士楊元勳，教育碩士陳榮與黃啟明，理化碩士楊元熙與美國人基憐，化學碩士黃彼得，文學學士李寶榮和國學學士高程，大部分人曾留學美國。

其中李寶榮最突出。這位在美國受教育的土生華僑英文極佳，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曾聘請他擔任外語系主任，因戰事阻礙未能到任。他只比梁宗岱年長兩歲，性格活躍，不僅認真上課，課餘還向學生作專題報告，帶領學生到香港和澳門參觀旅行，甚得學生愛戴。他們畢業時編印了《培正學校一九二三年級同學錄》，一開頭便印著他的大肖像，接著是全班同學合撰的《李寶榮先生頌》：

相彼春風以拂以披
相彼時雨以沃以滋
彼其之子實我良師
巍巍德行穆穆丰姿
善誘不倦東方之清規
相彼碧玉非否非璫
相彼梁棟非荊非榛
彼其之子實我良朋
赫赫德業邈邈豐神
淹博其學西方之維新
一九二三年級同人謹頌



他對梁宗岱的影響不限於課堂，甘少蘇《宗岱和我》提到，“（梁宗岱）得到了李寶榮老師的厚愛和指點，他對宗岱說：‘現在去美國留學是很時髦，但真正有志於文學，就應該去歐洲文化的中心——法國。’就這樣，宗岱放棄了留美的計畫，把自己的志願轉向去法國巴黎留學。”這個指點決定了梁宗岱一生的文學方向。

鐘敏慧與陳存愛

梁宗岱的國文根底很好，中學一年級便贏得全校國文獎，但對詩歌的認識，仍然晚半步：

在十五至二十歲之間。我那時在廣州東山一間北瞰白雲山南帶珠江的教會學校讀書。……也就在那時底前後，我第一次和詩接觸。我和詩接觸得那麼晚（我十五歲以前的讀物全限於小說和散文），一接觸便給它那麼不由分說地抓住（因為那麼投合我底心境），以致我不論古今中外新舊的詩都兼收並蓄。（梁宗岱《試論直覺與表現》，1944年）

他在詩歌書籍中浸淫了差不多兩年，到了1920年9月2日，才嘗試寫出他的第一首新詩《車站裡底掃除工人》，發表在《培正學生》上。詩歌講述他回鄉度暑假，在火車站看到一位老年掃除工人，如何受到兩個兵痞的惡言欺侮，為了飯碗，不得不忍聲吞氣。梁宗岱這時已經足齡十七歲，作品仍很稚嫩，不能說是早熟的詩人。但是他進步神速，一年之後，詩作便出現在全國性主流報刊上。

在這點上，培正圖書館豐富的藏書起了潛移默化作用。1932年廣東省教育廳曾作圖書館調查，全省中學以廣雅（省第一中學）藏書量最多，培正排名第二。但文學類的1100冊，把廣雅的384冊遠遠拋在後面。外文書籍沒有統計，差距必定更大，而外國文學正是新詩汲取養分的重要源泉，其影響力大於中文傳統詩詞。根據梁宗岱的少作和少譯，他至少讀過但丁、泰戈爾、華茲華斯、拜倫、雪萊、歌德、惠特曼、朗費羅等古典大家，最令人驚奇的是他連但丁《神曲》這樣宏大深奧的著作也不害怕，向一位美國女教師借來閱讀，還寫了一篇長文介紹，刊登在《培正青年》上。梁宗岱的新詩不是與生俱來，而是通過勤奮閱讀中外名著，廣泛借鑒，找出自己的道路。他的同學這樣描寫他：

中外名著，多所涉獵。英詩之雪麗（Shelly）、濟慈（Keats）、太戈爾（Tagore），吾國之陶潛、王維，尤君之所愛者也。……君子暇時多創作。靈感一至，輒伏案疾書。其為詩輕妙婉約，纏綿悱惻，淒涼激越，而悲喜無端。其殆有不得意者歟？（一九二三級同學錄）

最後一句猜疑他的詩中另有別情，是同學間友好玩笑，但也顯示當時可能出現過一些閒言閒語。多年後，《宗岱和我》的編者根據吳耀明的回憶，把他的詩歌編織成一個三角戀愛故事：梁宗岱開頭得不到同班女同學陳存愛和鐘敏慧的好感，寫了詩歌《失望》塞進她們的抽屜裡，結果改變了兩人的態度，陳存愛“由友好變得親密起來”，而鐘敏慧“喜歡他的才華和熱情。只是察覺到陳存愛對宗岱的感情，才主動煞車，把宗岱視為兄長，同他保持著一定距離的友誼”。其實，只要看看《失望》的寫作日期在1921年7月，而培坤女校改組併入培正，八位女學生插進梁宗岱那一級，時間在10月，便知道詩成時她們尚未出現在課室裡。這種“拉郎配”現象不難解釋，因為一直以來，詩集《晚禱》是這個時期的唯一文獻，後來的人沒有其他資料，只好圍著繞圈子做文章，想像多於現實。

現在我們知道，這兩位女同學也是文學愛好者，她們是級會文學研究社唯一的兩位女成員，因此和梁宗岱交往較多。青春期少男少女互相愛慕是很自然的事，有人說是初戀，這要看當事者本人的感覺而定。即使這是一種朦朧的愛，就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培正的嚴肅校風來說，不可能進一步發展，否則有被開除之虞。梁宗岱在培正期間，沒有寫過多少首愛情詩歌，也沒有把任何一首詩獻給女同學或任何人。但是他和這兩位女同學很合得來，也很珍惜這段回憶。當他進入嶺南大學一年後，在出版《晚禱》之時，為鐘敏慧寫了一首《晚禱（2）》，加上副題“呈敏慧”。幾乎同一時間，又寫了一篇散文《別》，發表在廣州《文學》旬刊第三期上。這篇文章主要描寫他如何送別“伊”乘船前往金陵，這位“伊”便是陳存愛，“聞畢業後即赴美，專文學哲學，兼習鋼琴雲”（同學錄）。至於鐘敏慧，後來學成返回培正服務，一直至退休，梁宗岱和她終身友好往來。

1923年夏天畢業，梁宗岱代表全級同學寫了一篇文言文《留別母校同學書》，下面是最後一段：

嗟乎！別矣，親愛之母校，雲水迢遞，東山何許？望風惆悵，曷勝躑躅！別矣，親愛之同學！天南地北，各自西東；相去萬里，問難誰從？所望身雖遠隔，此志不容稍懈；學問道德，與時俱進。則他日相逢，庶可無愧於心乎？是視吾儕之努力已。

他獲得嶺南大學一年獎學金，免試入學。當他離開培正這個詩人搖籃，已成長為青年詩人。他告別東山培正，很快也告別新詩園地，走向一個更寬廣的文學世界。（二〇一四年九月，巴黎）

昇社裴正康榮獲院士



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
128 Academia Road, Section 2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R.O.C.

翁啟惠 院長
Chi-Huey Wong, Ph. D.
President
Tel : + 886-2-2789-9400
Fax : + 886-2-2785-3852
http : //www.sinica.edu.tw
E-mail : chwong@gate.sinica.edu.tw

July 4, 2014

Dr. Ching-Hon Pui
Chair
262 Danny Thomas Place
Memphis
Tennessee 38105
U.S.A.

Dear Professor Pui,

We are delight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 have been elected as Academician of Academia Sinica by the 31st Convocation of Academicians held from July 1 to July 4, 2014 in Taipei, Taiwan.

Please accept our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election. We feel very privileged to share your honor.

With best regards,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that reads 'Chi-Huey Wong'.

Chi-Huey Wong
President
Academia Sinica

